

青交秋季档主打国际交流，名团名家“共话”名曲名作

音乐交融，与世界和鸣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米荆玉

秋日之约



■9月27日，青岛交响乐团与俄罗斯小提琴家萨沙·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合作，为岛城乐迷演绎了一场俄罗斯作品专场。 王 雷 摄

跨越半世纪的“重聚”

“1973年，我还是一个15岁的上海音乐学院附中的学生，费城交响乐团那年来到中国。当时我的老师才有资格去听。这次和费城交响乐团合作，青交这个乐团的声音就不一样了。这种文化交流非常值得。”“费城交响乐团与青岛交响乐团音乐会”下半场开场，指挥家张国勇现场分享了此次音乐合作的心得。

作为史上首个访华的美国交响乐团，费城交响乐团多年来保持与中国各个城市的密切联系；此次2025中国行包括青岛、上海、杭州等城市，这也是青岛首次纳入费城交响乐团的演出城市路线。

费城、青岛两个城市乐团首次以交响乐合奏的方式联手，也让乐迷对未来两个城市乐团的合作无比憧憬。“这是费城交响乐团首次来到青岛。事实上，我们今年3月就在费城与青岛代表团有过愉快的会面。当时，他们来到费城花展拜访我们，并带来了一场精彩的演讲，展示了青岛的城市魅力和丰富的文化。”费城交响乐团首席创意制作官Tanya Derksen介绍，“在那次交流中，我们开始讨论将费城交响乐团的音乐家带到青岛演出的可能性，双方合作的序幕也由此拉开。”

作为拥有125年历史的传奇乐团，费城交响乐团选择的曲目大有深意。小提琴手谢慕晨表示：“费城交响乐团在1973年第一次来中国巡演的时候，就演出了这首贝多芬《第六交响曲》，所以，演奏这个曲目对我们来讲意义深远。虽然这次演出的乐手不是原班人马，但乐团成员都经过前辈们的艺术熏陶。我们把老一辈艺术家们留下的传统传承下来，与青岛交响乐团一起分享、演绎。”

中美乐手并肩坐在乐池里，琴技的碰撞、音乐的交流迅速让乐手们熟悉起来。费城交响乐团的中提琴手陈则宏表示：“我认为青岛交响乐团中提琴部的成员们本身就是非常优秀的音乐家。他们之中有毕业于北京中央音乐学院的，也有来自沈阳、成都、四川等地的优秀演奏家，在音乐方面都接受过很好的训练。大家在一起演奏同样的乐曲时，就能发现各自表演方式的不同，然后就会自然而然地找到一种相得益彰的方式，在一起融洽地表演。其实不论是乐团还是室内乐，这种团体合作的音乐演奏就是这么奇妙，大家听一听，自然就可以迅速地找到一个最好的合作方式。”

从乐团层面来看，如何拓展新乐迷群体是国际交响乐团面临的共同问题。“去年，费城交响乐团在华巡演期间，我们始终惊叹于中国观众对古典音乐展现出的深切热爱。每场演出都能感受到观众的热情、活力和兴奋。尤其让我们印象深刻的是，音乐会现场有如此多的年轻观众，而他们对音乐的由衷喜爱更是格外打动我们。”Tanya Derksen表示，“令我们始终感动的一点是，中国有这么多年轻人来到乐团演出现场。我们也希望在费城营造同样的氛围。为此，我们设计了一系列精彩项目来吸引年轻观众。例如，我们有一个‘Orchestra After Five’音乐会系列，晚上6点开始，每场演出仅一小时，特别适合年轻观众参与。同时，我们还有一个名为‘the Young Friends’的项目，让各个年龄层的观众都能走进音乐厅，在欣赏交响乐的同时更好地了解这种艺术形式。”

向百年名团“取经”

进入青岛大剧院音乐厅排练前，费城交响乐团的乐手走进观众席在各个角落拍手，测试不同观众区的声场。排练时，青岛交响乐团的

当指挥家张国勇的指挥棒在青岛大剧院音乐厅落下，10月11日的夜晚被两股交响力量点亮——

“费城交响乐团与青岛交响乐团音乐会”由小提琴家杨天嫣担任独奏，10位来自费城交响乐团的演奏家与青岛交响乐团合作，精彩演绎了贝多芬的三部名作《埃格蒙特》序曲、《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与《第六交响曲“田园”》。

这不仅青岛交响乐团2025年重要的国际合作项目，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音乐重逢。

1973年，费城交响乐团作为首个访华的美国交响乐团为中国乐迷演奏了《第六交响曲“田园”》，跨越半个多世纪，《第六交响曲“田园”》再次在中国奏响，续写了交响乐国际合作的篇章。

这个秋季，青岛交响乐团连续与国际音乐人举行艺术合作。9月27日，俄罗斯小提琴家萨沙·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的到来，为岛城带来了一场洋溢着俄罗斯艺术的专场演出。恰逢肖斯塔科维奇逝世50周年、诞辰120周年临近的特殊节点，这场合作更显深意。

艺术的生命力，在于传承中的开放，也在于对话中的成长。从20年前重新组合至今，青岛交响乐团以开放姿态深耕国际交流，频繁与国内外优秀乐团“过招”，通过国际巡演推动经典作品传承与跨时空对话并提升艺术演绎精准度与深度，让古典音乐的光芒在跨时空、跨文化的对话中愈发璀璨。

乐手们明显感到，费城交响乐同行们的演奏音量发生了变化——这种根据不同音乐厅声场特质调整演奏的方式，体现出百年名团的底蕴和乐手适应场地的经验。

“共同排练跟平时看视频、听CD不是同一种感觉。美国名团的曲目量非常大，演奏贝多芬作品像是闲庭信步，乐手演奏时互相之间的衔接十分娴熟。”一位青交乐手表示，“感觉费城交响乐团的乐手不是简单地完成谱面工作，而是在尽情地享受音乐。”

张国勇指挥非常欣赏百年名团的风范。“费城交响乐团的职业精神和专业演奏能力有着非常强的启发性，排练期间给我们乐团注入了很多新鲜、有用的内容。一般情况下，我们排练一个音乐会至少需要三天，而费城交响乐团用很短的排练时间就融到一起。可以说，名团对于音乐的热爱程度需要我们学习。”张国勇从指挥的角度能发现乐团合作的更多细节，“费城交响乐团有着深厚传承——你看乐团演奏的状态，听他们拉出来的声音，都会感受到前辈影响后辈的传承。在此次合作中，两个乐团安排了‘一对一’的座位，费城方面十分客气，上半场让我们的乐手坐在外面，下半场则是他们的乐手坐在外面，体现两个乐团的友好交流。”

建团125年的费城交响乐团凭借“费城之声”享誉国际乐坛。所谓的“费城之声”，指的是费城交响乐团的独特音色和声音美感，自由运弓的弦乐与自由呼吸的管乐让声音更加浑厚。此次青岛之行，乐迷也能从乐团合作中听到“费城之声”的韵味。一位资深乐迷接受采访时表示：“经典的‘费城之声’声音水灵又结

实，弦乐乐手你拉上一句我拉下一句、你拉连弓我拉分弓，听起来很饱满。通过这场音乐会，确实感受到了‘费城之声’的自由、生动，声部之间的配合默契，与严谨的欧洲乐团有明显的风格区别。”

对此，张国勇认为，与费城交响乐团的合作让青交重新“听见”自己。“其实，乐队本身也不理解自己，毕竟演出时间久了，自然有一种麻木。这次合作中，突然听到自己乐队演奏出这么好的声音来——在国际交流中，大家都是绷紧的，谁都不想落后，可以把自己最好状态拿出来，这对乐团的提升非常有益。”张国勇说。

俄罗斯乐脉的传承

重新组建20年以来，青岛交响乐团凭借对俄罗斯作曲家作品的出色演绎，在国内交响乐团中崭露头角。而这一“特色”的形成，与指挥大师根纳季·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及其家族的渊源密不可分。

根纳季·罗日杰斯特文斯基与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有着私交，成为其作品的最权威演绎者之一；青岛交响乐团总监张国勇1993年远赴俄罗斯，成为根纳季·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的学生；而根纳季·罗日杰斯特文斯基、萨沙·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父子先后与中国与青交合作，堪称国际音乐交流的佳话。

这位指挥大师生前也曾两度与青交深度合作：2012年，他来青担任首届李德伦指挥大赛评委会主席；2013年，他执棒青交的音乐季开幕演出，他的夫人维多利亚·波斯特尼科娃演奏了拉赫玛尼诺夫《第四钢琴协奏曲》。

“当时乐团比较年轻，缺乏经验。大师指挥这样的乐团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奉献，但对青交而言意义非凡：一个年轻乐团能有大师来指挥，对乐团来说是艺术履历的重要节点。”张国勇介绍，“大师特别喜欢青岛的好山好水，我带他去劈柴院时特别开心，也没想到青岛有这么正规的职业交响乐团。”

今年恰是肖斯塔科维奇逝世50周年，根纳季·罗日杰斯特文斯基之子接过接力棒，9月27日与青交联手呈现俄罗斯作品专场音乐会，曲目涵盖苏维里多夫《三套车》、格拉祖诺夫《a小调小提琴协奏曲》以及肖斯塔科维奇《第七交响曲“列宁格勒”》。

对于乐迷关注的俄罗斯学派交响乐，萨沙有着深刻理解：“任何一种音乐都与其文化密切相关，取决于历史、文学、诗歌和艺术等多种元素。作为一种表达自我的方式，交响乐与一切息息相关，不论是法国音乐、英国音乐还是中国音乐都非常深地依赖于大家的心态、对传统文学和文化的理解。很难把某个作曲家单独拿出来，比如柴可夫斯基的作品如果脱离了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我们应该把俄罗斯音乐作为一个巨大的文化融合体来理解。”

而青岛交响乐团的国际合作同样是学习融合之路，既受益于历任总监奠定的坚实基础，也在与不同国家音乐人的深度交流中持续成长。此前，乐团也与欧洲的演奏家有过交流合作。

张国勇精准总结了不同国家音乐风格的鲜明特质，为国际合作价值提供了注解：“俄罗斯的音乐风格和美国风格、欧洲风格都各有特点。俄罗斯作品奔放，尤其弦乐更加刚劲有力；欧洲源于莫扎特的时代，演绎现代音乐时柔和、温和；美国乐队的技术、透明度非常突出。与不同国家的音乐人交流对青交提升很大，大家听到了什么是好的音乐。”

这些跨文化交流让乐手们亲身体会到国际演奏趋势，更凝聚起共同目标——在吸收多元养分的基础上，打造具有独特辨识度的“青岛之声”。

以文塑旅 以旅彰文 @悦赏分享

情绪价值拉满的咖啡店



分享理由：

当咖啡厅灯光渐暗，熟悉的音乐响起，女孩的眼泪已在打转。门口的海浪形纱幔随着海风飘逸，让浪漫的氛围感更加深刻。在位于澳门路海边的海誓山盟海浪咖啡店，一场专属定制的求婚仪式，让这家咖啡店秒变婚恋空间。

海浪在左，咖啡在右。面朝大海的咖啡店，让岛城的海边飘满了浓郁的咖啡香，置身其中，恍惚间，已坐拥整片蔚蓝与宁静。这家海岸线上的咖啡店，外观独具特色，玻璃小屋上挂着两只大熊猫，童趣盎然。一楼的莫奈花园仿佛一个小型的取景地，纯白拱门下爬满绿植，阳光洒进来，连影子都带着温柔滤镜。二楼露台直面碧海蓝天，白天看帆船掠过海面，傍晚可以看见被夕阳浸染的橘子海。夜幕降临时，身后光影闪烁，这里就成了浮山湾灯光秀绝佳观景位。

在青岛绵长的海岸线上，海阔天空一路是蓝。像海誓山盟海浪咖啡店这样的复合型浪漫空间，正成为青岛年轻经济的崭新载体。这里既是休闲的咖啡店，也是美食的打点处，还是求婚现场、团建场域、写生、摄影以及短剧拍摄的时尚取景地。一家家各具特色的咖啡店，是一道道文艺的风景线，也是岛城文旅唱好“四季歌”的发力点之一。 崔 燕 文/图

贾旭明郑健带来的相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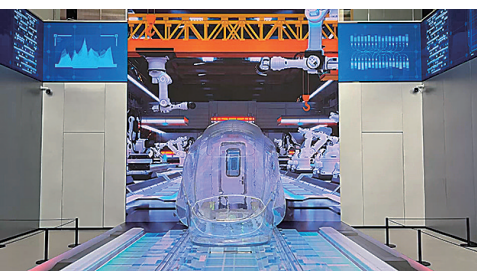
分享理由：

11月8日，一场集结专业实力与爆笑创意的艺术盛宴即将在青岛李沧剧院上演。青岛市歌舞剧院说唱团携手相声名家贾旭明、郑健，为观众上演《让笑声洒满岛城——乐在深秋相声大会》。作为承载近70年曲艺底蕴的专业团体，青岛市歌舞剧院说唱团延续了原青岛曲艺团的艺术精髓，山东琴书、快书、相声等传统形式薪火相传，也打造了“让笑声洒满岛城”系列等口碑演出。此次，说唱团更是力邀相声界黄金搭档贾旭明、郑健加盟，为这场深秋喜剧之约注入重磅惊喜。

贾旭明与郑健这对活跃在相声舞台上的组合艺术实力出众。贾旭明以其独特的“蔫坏”台风和犀利的语言风格著称，擅长在不经意间抛出包袱，让观众捧腹大笑；郑健则以稳健扎实的功底和丰富的舞台经验为基石，捧哏恰到好处，与贾旭明的逗哏形成完美互补，二人一捧一逗，默契十足，总能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此次二人带来的《套路吧水浒》将以经典名著《水浒传》为蓝本，用现代视角和幽默“套路”对其中的经典桥段与人物进行全新解读。本场演出节目还包括相声《青岛话》《欢歌笑语》《肥，你不可》以及鼓曲情景演唱《我爱青岛美》、山东快书《武松打虎》等，为岛城观众展现曲艺魅力。 米荆玉

近距离感知的高铁魅力



分享理由：

坐落于市北区杭州路的中车四方文化科技馆，是中国中车首个工业文旅项目，也是中国首个以“高铁”为主题的探索互动型科技展馆。这里不仅是速度密码的探索地，更是感知尖端技术与人类智慧的交融场，为全球游客打开了一扇近距离感知中国高铁魅力、读懂中国工业文明的全新窗口。

中车四方文化科技馆由历史文化馆和科技体验馆两部分组成。历史文化馆以四方机厂百年发展历程为线索，系统呈现中国铁路工业的发展脉络。科技体验馆以高铁科技为主题，以“点燃少年探索之火”为目标，将复杂的工程原理转化为生动的互动体验。观众可以在这里模拟驾驶高速列车，参与列车设计、车体拼接、列车组装和试验验证等虚拟体验，通过问答闯关、角色扮演等方式了解高铁如何实现“又快又稳又安全”。 马晓婷 文/图



《道藏》，六百年传奇

在青岛市博物馆的恒温恒湿展柜中，一套装帧古朴的典籍静静陈列——虽历经数百年风霜，仍隐约可见历史的印记，这便是被誉为“道教百科全书”的明正统十年《道藏》。

作为全国公藏机构中保存最完整的《道藏》之一，它不仅是青岛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更堪称承载中国古代宗教与哲学智慧的“活化石”，2008年入选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在华夏典籍史上独树一帜。

这套《道藏》的传奇，要从明代宫廷的编纂盛事说起。明成祖永乐四年（1406年），朱棣诏令第四十三代天师张宇初主持纂校道教经典，道士涂省躬等奉诏北上，齐聚北京开启浩大的编修工程。然而天不假年，四年后张宇初病逝，其弟张宇清接过重任，通妙真人邵以正等接续发力，历经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四朝，耗时整整四十年，终于在明英宗正统十年（1445年）完成刊版。全藏共五千三百零五卷，以传统《千字文》为函目，从“天”字起至“英”字终，分装四百八十函，每一函都用厚实的锦缎包裹，每一卷都以浓墨精印，尽显明代官刻典籍的庄重与精美。

正统《道藏》刊成后，被颁布至全国各地道教名山与著名宫观，成为道教徒诵经修行的圭臬。万历二十六年《道藏》重印后，由万历皇帝于万历二十八年钦赐崂山太清宫——这座始建于西汉的道教名观，自此成为这套典籍的第一个“家”。在太清宫，道士们以传统秘法悉心守护，避开了战乱、火灾与虫蛀，让这套典籍在青灯古观中安然度过了数百年时光。木质书架上的樟脑香气、经卷中夹带的防潮纸，都成为这段岁月最生动的注脚。

1966年，这套《道藏》从崂山太清宫转移至青岛市博物馆，开启了科学保护的新阶段。如今，馆内现存的《道藏》共4499卷、4465册，虽比初刻时略有缺失，却是目前国内已知公藏机构中最完整的版本之一。要知道，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道藏》的命运曾多舛坎坷。清代时，《道藏》经板存于北京西城区道教宫观的大光明殿，已出现部分缺损。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大光明殿被焚毁，经板尽数化为灰烬，原本就稀少的原藏本更成凤毛麟角，青岛市博物馆这套历经数百年民间守护、完好留存的典籍，便显得弥足珍贵。

翻开这套《道藏》，仿佛走进一座包罗万象的古代文化殿堂。它以“三洞、四辅、十二类”为分类体系，收录内容远超道教经典本身：既有《道德经》中“道可道，非常道”的玄妙哲思，也有《黄帝内经》衍生出的医书丹方，记录着古人对人体与疾病的科学探索；既有《庄子》中“北冥有鱼，其名为鲲”的逍遥寓言，也有《山海经》式的山川风物记载，描绘着官地的奇珍异兽与民俗风情；甚至还收录了诸子百家的部分著作，将儒家、墨家的思想精华融入道教文化体系。可以说，它不是单一的宗教典籍，而是一部浓缩了中国古代哲学、历史、文学、艺术、化学、医药学的“百科全书”，每一卷都沉淀着先贤对生命、宇宙的深刻思考，如同一条奔涌的文化长河，将数千年的智慧汇入中华文明的海洋。

如今，当观众隔着展柜玻璃凝视这套《道藏》时，看到的不仅是泛黄的纸页与工整的字迹，更是一段跨越数百年的文化传承。它从明代官廷的雕版工坊走来，在崂山太清宫的藏经阁中沉睡，最终在现代博物馆里获得新生，成为后人研究道教发展史、古代科技史与文化史的不可替代的文献依据。那些被精心修复的残卷、被反复标注的疑难字句、被科学监测的保存环境，都在诉说着一个不变的真理：真正的文化瑰宝，永远会在时光的淬炼中愈发闪耀，而守护这份瑰宝，便是守护我们民族的精神根脉。

崔 燕/文 王 雷/图

